



## 听上海老歌

◎尹画

读孙莺的《近代上海咖啡地图》，看到里面有篇文章提到旧上海滩的茶室。

那时的茶室很受顾客欢迎，因为有清茶可喝，有点心可吃，有歌可听，有表演可看，而所花的代价并不多，属于经济实惠的娱乐消遣活动。

为了增加号召力量，茶室老板通常会倾全力于表演与歌唱部分，表演部分有口技、滑稽戏等，歌唱部分邀请的则是当年叱咤风云的上海滩红歌手，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歌手比赛大会。

文章里提到周莉、张云秋、沈维云等红歌手的名字，我都没有听说过。又提到她们唱的歌，《夜来香》《莫忘今宵》《我要你》《讨厌的早晨》《可爱的早晨》这几首我是听过的，剩下的也是没有听过的：《罗曼娜》《疯狂世界》《戒烟歌》《卖糖歌》……太多了，就不一一摘录了。

我一直很喜欢上海老歌，幻想有朝一日可以把存世的上海老歌全部听完。所以，每当我看到没有听过的歌手和歌名时，就很有兴趣记录下来，去音乐库里搜来听上一听。陈钢老师曾在一个音乐讲座中说，99%的上海老歌都是情歌。所以，这一回我就先挑了几首歌名看起来不像情歌的，来听一听这1%会是怎样的味道呢？

首先听的是一首《戒烟歌》，原来它的原唱是旧上海滩歌后李香兰。“达啊达，你醒醒吧。你为甚还想着它？它耗尽了你的精神，断送了你的年华。你把一生事业作烟霞，这牺牲未免可怕……”李香兰的发音带有歌剧的韵味，开头一声“达啊达”就牢牢拽住了我的心。看了听友的评价才知歌词中的“烟”，并非指香烟，指的实则是鸦片。

再来听一首《卖糖歌》，没想到这同样是一首禁毒歌，原唱亦是李香兰。和《戒烟歌》的直白歌词不同，《卖糖歌》的歌词写法非常巧妙，先是强烈否定了鸦片这种害人的东西：“烟罄儿富丽烟味儿香，烟斗儿精致烟泡儿黄，断送了多少好时光，改变了多少人模样”；紧接着就将烟鬼的可怕形象唱了出来：“牙如漆，嘴成方，背如弓，肩向上，眼泪鼻涕随时淌啊！”这段歌词写得栩栩如生，恐怕连烟鬼自己听了也不寒而栗；然后笔头再大幅度一转：“你快快吹灭迷魂的灯，你快快放下了自杀的枪。换一换口味来买块糖，谁甜谁苦自己去尝，卖糖呀卖糖卖糖呀卖糖。”这段听得我笑出声，这歌词完全可以视作卖糖的广告文案。卖糖者并不硬把糖果塞给你，而是叫你自己先照镜子，看看吸烟后的样子有多可怕，然后再建议你买糖来尝一尝，谁甜谁苦由你自己定夺，还有谁的销售之法比这更理性更善解人意？

因此，单凭这歌词，我就毫不犹豫地宣布我喜欢《卖糖歌》甚于《戒烟歌》。



秋来枝头

◎华娟



## 浅忆孝阳

◎严蔚民

时间拨回十八九年前的春季，某天上午九点半，我与一个叫黄孝阳的人假坐通城友谊桥附近的名典咖啡馆，二楼卡座，我面向东，他面向西，他给我点了杯卡布奇诺，自己点了杯摩卡。

现在我闭上眼睛，努力地追忆关于那天的一切，他情绪低落，略显颓废，身体微胖，一张发际线很高的圆脸，脸上散落些许雀斑，让我联想到格非笔下的褐色鸟群。刚见面时有些拘谨，他介绍自己来自江西抚州一座叫临川的小县城，或许他提及过他的家乡离婺源不远，我的脑海里瞬间闪过无垠的油菜花地，那些金色的花瓣让我的情绪开始泛出光泽。如此云云，话匣子慢慢打开。

那次见面，是应黄孝阳所约，当年，他在新浪网文学论坛厮混许久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我读过他连载的一部长篇，篇名已经消失在记忆里，难以打捞，感觉他文字老辣，有些先锋派的语感，但又异于余华、苏童之类，自成风格。

黄孝阳打电话约我时，应该是个周末，接通电话时，夕阳涂满办公楼西侧的玻璃。他自我介绍叫黄孝阳。我愣了少许，才想起有个叫黄孝阳的作家。他说：“我从你的小说里判断出你也是通城人，能否见面详聊？”

那个上午，我们聊着关于小说的话题，从余华到博尔赫斯，从《百

年孤独》到《尤利西斯》，聊了片刻便有了一见如故之感。根据黄孝阳的叙述，那段时间他貌似遇到创作瓶颈，对每一段甚至每一句叙述均不满意，陷入无限修改的泥淖里。说完，他揪了揪有些凌乱的头发。我给的建议是，玩弄文字，戏耍文学，不当文学奴隶。人生如梦，因下午要加班，我莫名地说了一句就匆匆作别。

关于那个上午，其实还有一些不确定的补叙。如我好像谈到海明威和他的命运。当他提及已经出版了六七部小说时，我感到有些震惊。他好像提到茅盾文学奖、诺贝尔文学奖，为中国文学的落后痛心。“总有一天我会获国际大奖的。”他说这段话时，目光坚毅，让我顿生敬意。但在返程时，想起那句话，我摇了摇头，感到莫名的心悸。

上次我点的那杯卡布奇诺你都没有喝。黄孝阳说这句话时，应该是近半年后的某日中午，他喝了不少酒。当时我浅笑一下，没有接那个话题，没有解释我基本不喝咖啡，而且初次见面语境很好，思绪放飞。这是第二次见面，也是我们人生的最后一面。

从名典咖啡回到金沙后，我带回了赠予的一套小说《浮世绘》，加了QQ，三两天在QQ上问候一下，偶尔会谈谈写作技巧等。随着心境转变，他满血复活了，一旦进入

创作状态，联系极少。直至近半年后的一个初秋下午，他用小灵通打来电话，说是电视台约他做个访谈，喊我去捧个场。我说，我怕晕镜头。他说不管，就这么定了。我只能忐忑承情。

节目录制后，黄孝阳组了个饭局，录制过程与他原先的设想有所背离。与我道别时，他说出了心中的困惑，为什么网络文学不被学院派认可？我说，各玩各的，为什么要被认可呢？他突然冒出一句：“总有一天我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”这句话我印象深刻，绝非杜撰。

2020年12月28日深夜，获悉黄孝阳去世的消息时，我有些愕然，一种莫名的悲伤从天而降，感知到首次见面返程时的那种心悸。我知道他后来去省城工作，具体哪一年已记不清了。到南京后，他在QQ上给我留了言，我祝贺了一句，慢慢断了联系。一是他的确很忙，二是我已经不玩小说了，文学这座桥梁倒塌了，我们各自彼岸。当听说他是领奖前夜突然病故时，我突然想起他说总有一天他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豪言壮语。这个场景就蚀刻在我的记忆深处，他还站在那片正午的光影里，疲惫而又毅然地跋涉前行。

时间就像一列火车，我们仍然含笑坐在二楼卡座上，我面朝东，他面朝西，我端起面前的卡布奇诺，轻啜一口，然后放下。



## 谁更有病

◎朱朱

最近重读了《疯人说》，又看了一遍《飞越疯人院》，想到曾经在空间里写过一篇美剧的观后感，内容与犯罪心理有关。一个朋友在下面留言：一个人能平安正常地度过一生简直太不容易了。

从小就没有人告诉我们有太多事没有确切的答案，没有学会变通就会在无所适从里越陷越深。双相情感障碍、妄想症、双重人格、抑郁症等都是现代人常见的心理病症，但很多时候都被粗暴地认定为疯子。当他们不懂突破和遵循规则，

太过执着或是太过敏感，得不到解释和想要的答案时，世人便会觉得他们疯了。

前阵子刀郎的歌被炒得火爆，原因无非是他抛弃了风花雪月的日常，说了点实话。仿佛《皇帝的新装》里那个小孩儿。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不说实话了。看故事的同时觉得一些病人比医生和管理员更正常更有情有义，而代表压制和医疗的医生群体，也许是在医院工作太久消磨了热情，习惯简单粗暴地用药物和电击

来解决表面症状，在越来越冷漠的同时渐渐变成了邪恶的代表。

明明是为了争夺资源而发动战争，却打着伸张正义的幌子。这头许多国家把排污不达标的企业罚得鼻青脸肿，但另外一头却将大面积排放广而告之，说无毒无害。人类为了掩盖真相达到维护脸面的愚蠢行为一刻都没有停止。你发现了我的坏，又不愿变得跟我一样坏，那就把你认定是疯子。习惯反思的人们总会在深夜揣摩，到底谁更有病啊。